

闲聊孔明

■白玉稳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在孔明先生处讨茶喝，是一种荣幸。

我们是蓝田的乡党，也是年龄相当的朋友。我明白他办公桌对面有一个沙发，没有茶几，是不想有人坐在他那儿屁股太沉，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耗磨他的时间。

这不是矫情，是很多文化人的性情使然。别人不知道，时间对文化人来说，等于生命。

孔明先生确实忙，有大量的作者要接待，有大量的书稿要审阅，有大量的写作任务要完成。他不可能每天像一个活动家那样去交际，他有自己的事要做，譬如读他想读的书，譬如写他想写的文章。

因为这样，他得罪了不少人。在他心里，真朋友得罪不了，得罪的都不是真朋友。得罪了就得罪了，大不了不来往了，他乐得自在、清静。

每次去他那儿，他谈得最多的是读书。他说作家不能只顾写、不顾读，好好地读些古今中外的名著，比如《红楼梦》，比如《战争与和平》，享受阅读的过程。他认为一个人的代表作代表了这个人最高成就，阅读比听他谈写作更有价值。写作如果有技巧，技巧一定在作品里。

很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教书人，读的书实在不多，特别是许多值得一读的书。因此，自知写作于我而言，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孔明总是提醒我：创作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阅读。与孔明交流了多次，我渐渐明白：文学是神圣的，神圣，就必须尊重，还要自重，不能因为会写文章就飘起来。互联网时代，文学不是门槛儿低了，而是几乎没有门槛了，几

乎谁都能溜进来。越是这样，我越得警惕。孔明先生使我清醒：文学是有高原的，高原上还有高峰，即使在高原上行走，也没资格翘尾巴。作家，还是得靠作品说话。

孔明先生是我的师友，于我而言，老师的成分大一些。同时他也是我的诤友，看见我文字里的缺点和问题，会很直接地给我说出来，因此我很受益。也因此，只要有时间，我会去他的办公室或者家里，听他说道，说他也说，说我的时候居多。这不容易，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很多人因为我的白发，不好意思当我的面说我的不足。孔明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真实的我。

孔明说他最近又在读《红楼梦》。这是第几次读？他说已是第十三遍了，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感受。他说，曹雪芹是文学大师，读《红楼梦》就是在精神上和大师对话，然后将一些感悟运用到自己的文字里，自己的文字自然会提升。

一个编辑的眼光和名医一样，会全息透视作者的文字，会用专业的标准衡量文字，时间久了，就有了职业病。孔明先生的职业病就是爱说真话，爱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些话看谁去听，心智健全的人知道是对自己好，他的话中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反之，会觉得逆耳，甚至觉得他爱较真、不通世故。人就是这样，有时很简单，有时很复杂，你不能对复杂的人说简单的话，也不能对简单的人说复杂的话。

孔明先生比较纯粹，不敢说活在真空中，但绝对是活在真实里。他不爱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也不喜呼朋引伴，但绝不清高，看到好的

作品也如获至宝，看到好的作家也是真诚相待，特别是文学新人，总愿意去扶持、帮助。远的不说，蓝田作家都爱叫他孔明哥，很是尊敬。他回蓝田从不打搅谁，在家里陪父兄说话。有一些人知道了，组织饭局他也不参加，但一起上山下山说话唠家常，他很少拒绝。

他父亲去世后，很多省内的作家、艺术家都去了他的老家杏树凹祭奠。杏树凹在秀岭上，抬头是玉山，脚下是公王岭，灞河就从岭下汤汤奔流。他有一部书叫《我岭上》，实际上，这道岭不是孔明先生一个人的岭，它是中华民族的岭。上陈遗址(220~230万年前)就在他的村子里，公王岭遗址(115万年前)在他村子的对门，灞河一路向西，经过洵阳遗址(80万年前)，再过华胥古国(8000年前)，最后到半坡遗址(5000年前)。灞河，古称滋水，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以母亲河命名的河，它归于渭河，归于黄河，是中华之根、文化之魂。孔明在家排行老三，按照农村人的说法就是“三鞭子”，是有性格的人。他小的时候，就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玉山高并，看灞水潺潺，个子没长高，倒长见识了。他是故乡的荣耀，也是父母的骄傲，当年考上兰大在他家所在的岭上是放了卫星的。他大学毕业当了编辑，一直干到了现在。和其他编辑不同的是，他是高产作家，上世纪90年代，他就因为写作而广为人知。

每次去孔明办公室，看到的都是书，书架上是满的，桌子上是满的，地上也是满的，几乎每天都有新书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手上。读书、编书、写书，他这辈子就是和书纠缠着，也许书是他前世的冤家，抑或是他今世的情人。与书为伍，他或许活得很充实。

走进春天

■邵庆芳

岁岁春草生，踏青四五月。

周末一大早，爱人邀我去爬山，答应他的要求对今年的我来说，似乎是攒了一个春天的激情与勇气。

山还是原来的山，要是放在往年，吃过晚饭的工夫，我一个人就可以在附近的山上走个来回。毕竟，山不算高，坡也不陡，而且离家也不远，加之一路的花草树木、幽静小路，走路对我来说不在话下。但这两年因为疫情，因为懒惰，基本放弃了这项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体重秤上逐渐上扬的数字和内心逐渐缩小的胆量。

眼已已到四月底了，过完春天仿佛是一眨眼的事。再不出去，错过了，爱人的激将法对我来说是奏效的。

春暖花开时节，路边野花香，天空纯净透亮，我光是想想就很向往，但又怕走不动，所以做足了功课，豁出一天时间走出去，留住这个春天的记忆。

磨磨蹭蹭出门已是九点，爱人提着零食，我空手轻装。不到半小时，我大腿开始酸痛，上山的路也不长，从内心来说，我是不想去了，因为我看到路边地里冒出芽儿的苦菜，于是我趁机给爱人普及苦菜的吃法和功效，爱人好吃，一听我的描述，索性也不爬山了，换做挖野菜！

爱人没挖过苦菜，刚挖时笨手笨脚，我一边给他讲苦菜做成的浆水酸菜面、浆水漏鱼、苦菜饺子、凉拌苦菜芽儿，一边教他怎样挖出白白嫩嫩的根芽。两个人、一块地，叽叽咕咕，



像是研究着多么深奥的大事。

不多时，一个塑料袋就装满了，我借机坐在地边树荫下休息，望望天边的白云，感受春日温暖的阳光，听头顶树梢上小鸟叽叽喳喳歌唱，看它们在树梢上自由穿行的身影，还有不远处爱人一朵朵装进袋子里的苦菜，这样的美好瞬间让我后悔没早几日出。

不得不说，大自然有种让人内心安宁的力量，迎面与你相撞的事物都是上天赐给你的惊喜。两只蝴蝶飞到我跟前的苦菜上，上下翻飞着，看到它们，我赶紧拿手机去拍。爱人说，要慢点、轻点，不然它们觉察有危险就飞了。我慢慢选好角度、调好焦距，终于拍到了，没有惊到它们。这是两只带有黑色斑点的白蝴蝶，美丽的翅膀扇动着，像两朵可爱的花。“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可爱的小东西，让人想起了那美好又有趣的童年。

快中午了，爱人挖苦菜的袋子又要装满了，我们就到地边休息，顺带吃了午饭。四月的天，即便是正午，阳光也不强烈，光映照着苦菜

新嫩的叶子，透亮透亮地在地里生长着。到处散落的蒲公英金黄色的花朵在阳光下也更加鲜活，一朵朵本来不起眼的花儿，这一刻却呈现出一种怒放的态度，让人不得不心生欢喜；还有已开过花的蒲公英绒球，也得到光的眷顾，熠熠生辉。阳光，真有神奇穿透力，它可以让一切都活起来、动起来、美起来。

“要不，咱再挖点蒲公英，今晚回家包饺子？”爱人征求性的提议我装作没听见，继续自顾自地玩儿：给头顶的蓝天白云拍个照，给远处的风景建筑拍个照，给脚下的野草野花拍个照……这时的我，完全是无忧无虑的状态，一切入眼的美好都是我的乐趣。至于蒲公英，其实我也早想挖了，蒲公英饺子，吃过的朋友们都觉得好吃。爱人知道我在偷懒，也就没再叫我，自己边找边挖，看到白蒿也挖，看到嫩嫩的车前草也不放过，用他的话说，捡到袋子里的都是菜，任你去吧，反正做菜我也不嫌麻烦，春天的野菜最好吃。

时间差不多四点了，装零食的塑料袋用完了，爱人建议回家做菜，我觉得时间还早，天气也很舒服，就想在地里把菜择干净，两人又席地而坐，仔仔细细、分门别类地把苦菜、蒲公英、白蒿、车前草择好，看着新鲜油绿的野菜——这大半天的劳动所得，想着桌上又是几盘季节馈赠的美味，那种开心是很久没有过的了。

回家的路自然是轻松愉快的，走着歌着、说着笑着，两个人就这样走在春光里，像年轻时的浪漫时光。

走进五月

■闲者

走进五月

心中生发许多感叹
刚走过的四月天
雨水纷纷，草木葱茏
槐花雪白，牡丹鲜艳
五月的盛景来到了眼前

走进五月

人们在春夏之间流连
五月承上启下，青果盈枝
天高云淡，风和日暖
春天携带着缠绵
被风吹送得越来越远

走进五月

将和一些节日遇见
劳动节、青年节、母亲节
歌唱辛勤劳作的劳动者
赞美朝气蓬勃的青年人
讴歌母亲含辛茹苦的贡献

走进五月

满满的都是遇见
遇见的是潺潺的水
遇见的是伟伟的岸
遇见的祖辈修来的缘
遇见石榴花开的榴月天

走进五月

此时此刻的鸟儿
唱得比春天会更欢
但愿人们天天笑开颜
更珍惜这人间五月天
释放出炽焰般的情感

站在五月的门槛

眺望所有美好的遇见
都会成为一种美谈
在花含笑、水含笑的日子
让五月天如诗如画般浪漫
但愿遇见如痴如醉般清欢

时间无言，岁月有声

■张华勤

时间无言，岁月有声。

亲人们教我学走路，教我学文化。
从跨进大学校门到打起背包就出发，
从军营到警队，风雨三十五载，
手执笔墨抒发真情。
低调内敛不张扬，求真务实谋发展。
时间无言，言行为我代言，
岁月无声，成果为我发声。
几十年时光匆匆而过，
深情款款镌刻心中：“一起奋斗，同心干！”
这七个字，字字重千钧！
感恩追梦路上有党引领，
圆梦路上有国家可依靠。
人生兴趣如书，经历如歌，
感悟生活，沉淀美好。
活到老，学到老，
有兴趣有爱好，
百花园中乐陶陶。